



《失落的黑貓》

第七至第九章

原著／退役上將 華錫鈞 譯文／沈宗李先生

提 要

中華民國空軍第35中隊與美方合作，執行U-2高空偵查任務，在當時列為極機密，飛行員陳懷為U-2偵察機設計一黑貓圖案，黑貓造型代表U-2機身，金色貓眼則象徵銳利的高空攝影機，並特地訂作了標有黑貓圖案的夾克，因此35中隊又被稱為「黑貓中隊」。

民國52年(西元1963年)該中隊飛行員葉常棣及張立義先後赴中國大陸執行任務，不幸被大陸導彈擊落後被俘，從此歷經囚禁及勞改的漫長歲月，經過了20餘年終於重新踏上台灣國土，人事卻已不復往昔。

此書原為英文版本，作者為退役上將華錫鈞將軍，後經沈宗李老師翻譯為中文，其內容詳實記載了當年葉員及張員於大陸被俘後的種種經歷，揭開了一段鮮為人知的歷史。

失落的黑貓一書，由空軍司令部出版，該書的發行引起極大的迴響，本刊經由退役上將華錫鈞先生的首肯，將分期轉載，敬請期待。

第七章 脫離苦海

擔任一份英文的技術性刊物總編輯的工作，對葉是一個充滿挑戰的事，首先，他要先學會流體力學相關的術語，以便於找出文句裡的錯誤來作修改，讓英文讀者能夠接受，因為寫文章的都是中國學者，中、英文之間有許多差異讓翻譯工作非常困難，葉常常因為某些詞句的特別用法無法確定而必須到圖書館找參考書求證，幸而已經有六個學期的授課經驗，所以不必再花太多時間去準備教材，另外張廣華也高中畢業改上北京一所有名的外語學校繼續學外文，因此葉就有更多時間可用於編輯工作上。

從葉升為副教授之後收入增加了，住的房間也比以前更好，讓同事們羨慕不已，可是暗中卻謠言滿天飛，說他和黨委歐陽有很深的淵源，要不然葉不可能升遷得那麼快；這些散佈謠言的人只知道他沒有大學學位，卻從來沒有想過他的才學和在編輯英文刊物的優異表現；無論如何，葉覺得大家對他愈來愈客氣，卻顯然與他保持距離，他很清楚自己與歐陽之間的關係，所以並不在意他人的看法，而對現況感到很滿意。

歐陽的年齡比葉大7歲，1945年日本投降時，她仍是廣東一所大學二年級的學生，在共產黨前進工作組織的遊說下，她就到延安共產黨總部所辦的革命大學深造，她的丈夫

張先生1950年代就在解放軍中任要職，目前是湖北省革命委員會委員，兒子張廣華，就是請葉教他英文的那位；他們兩夫婦都非常活躍，交遊甚廣，在葉替張廣華補習時，很難碰到他倆；歐陽知道葉是廣東老鄉，偶而也會用廣東話來交談，家鄉話聊起來總比較輕鬆些。

中國國內的經濟情形在1982年有大幅改善，人民也有更多錢來慶祝新年節慶，歐陽家另外二個子女帶著他們的另一半及孫兒、女們一同回家過年，葉被邀去他們家吃年夜飯，廣華很興奮的告訴葉說他在外語學院非常快樂，學院有一個部門是教外國學生學中文的，所以中、外學生只要有機會，就會湊在一起聊天，因為廣華的美語發音是全班最好的一位，所以很容易和老外打成一片，並經常跟外國同學去那些專供外籍顧客出入的夜總會，帶給他很多樂趣，所以對葉指導他英文，使他能成為佼佼者，心裡是非常的感激。

武漢大學裡有一位講師是歐陽長子的好友，也是吃年夜飯的座上客，他談起即將去加拿大探望他姐姐之事，他們姐弟從未見過面，因為她姐姐在他出生以前就出國了，憑藉這一線關係，他獲准出國探親；歐陽也表示政府大大放寬了出國的限制，她說：「黨願意讓人民出國去探望他們久別的親戚，也包括了香港和臺灣，這樣可以把國內在社會主義領導下進步的情況告訴他們，並且鼓勵國外的親屬和朋友回祖國來參觀或投資。」

吃完年夜飯，葉找機會單獨和歐陽說話，他說：「歐陽黨委，妳一定很清楚我的

境遇，我非常想念父母和家人，無論我過去如何，我已是一個大學的副教授，是不是也可以和一般人同樣申請去臺灣探親呢？」

「老葉，我很清楚你的一切情形，你該知道你的案件是很特殊的，如果解放軍空軍方面同意的話，我是很樂意幫你忙的。」

「那就請你替我去問問他們，好不好？」

「好，我可以去試探一下，不過這可能要一段時間，反正你這件事並不很緊急的。」

「我當然會耐心的等，因為我已經等了18年。」

3個月後，葉被召喚到歐陽辦公室去。

「老葉，告訴你好消息，解放軍空軍同意讓你走，不過這還有一個問題。」

另外還有問題？葉想這不一定真是好消息，因為她以前沒有提到有另外的問題。

「你是一位大學教授，對人民極有價值，政府同意你回臺灣作短期的停留，不想就此失去了你，所以按照規定，你必須有個保證人，保證你去了還會回來。」

「黨委，妳知道我在這裡一個親戚都沒有，也沒有好朋友來替我作保。」

「那你有沒有想到結婚呢？」

「我都50歲的人了，誰樂意嫁給一個背景複雜的老頭子呢？」其實葉真正在意的是這個與階級敵人劃清界限的國度裡，有誰願意和一個隨時有可能被清算鬥爭的人或某一個政治鬥爭運動的目標者結婚？因為將來有了兒女，一出生就會被列為次等公民的。

「老葉，如果你願意的話，黨可以為你

物色一位好女人。」

「那真要感謝黨啦！」葉心中暗忖如果這就是讓他能離開大陸的唯一途徑，那就由他們去安排吧！

他聽說自己的祖父母是憑媒妁之言結合的，成家後一直相處得非常好，不過有許多退役的解放軍和老革命人士在黨安排下成婚，由於年歲及教育程度差異很大，在結婚之後發生了許多問題，有的甚至自殺；葉對他以後的處境會怎樣茫無頭緒，這時又想起老金說的：上帝已作好安排。

學期又將結束，葉正在教室監考，有一位幹部來告訴他歐陽請他去辦公室見她。

見面之後，歐陽說黨已選定了一位名叫「丁曉紅」的女子介紹給他作妻子；丁曉紅年僅31歲，是一個「紅衛兵」的革命家庭中最小的女孩，要葉在下周末去他們家拜訪。

到了週末，葉先去理了髮，順便買些水果和高級香煙，吃了午飯小睡片刻，穿上一件乾淨的毛裝，騎著腳踏車穿過長江大橋到漢陽丁府去，一位頭髮灰白的老者替他開門。

「老伯，我是葉常勝，特地來拜訪丁老先生。」

「我就是丁先生，你一定是葉教授吧！歐陽黨委告訴我你會來，請進來吧。」

「謝謝你，丁先生。」

這是一幢有三間臥室的獨立屋，前面有個小花園，四周有一道圍牆，進了客廳見到了丁太太和曉紅，她穿了一件灰色的毛裝，沒有化妝，二條長辮子垂在兩肩，看起來很年輕、清純。

送上禮物、喝著茶，彼此客套了一番以後，丁先生就問了些葉的家庭狀況並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他追隨著毛主席從一個貧苦的佃農之子而成為市革命委員會委員，一直都是黨的忠實幹部；他很自傲的說：「我以前是窮農民，現在依然是，我沒有專門的知識，也不瞭解什麼高深的共產理論，反正我效忠共產黨，澈底地服從黨的命令」，當他提到毛主席時，都以恭敬的神情看著客廳裡懸掛的毛肖像，葉心想這真是一個死忠的毛派人物。

丁老先生又說：「曉紅是我們可愛的女兒，黨指定要你和曉紅結婚，我們絕對服從黨的指示，關於婚事，我想還是由你們自己去安排吧！」說罷丁氏夫婦離開客廳。

「丁小姐，你是一位很開朗的女性，但不知道你對我的背景瞭解多少？我已經50歲了，妳會不會認為太老了呢？」

「我父親說過我們永遠遵從黨的決定。」

「這樣的話，那妳要不要先去看看我的住處，如果你不反對，明天我再來接妳一起去學院，讓我們彼此多熟悉一些，好嗎？」

次日，天氣非常好，葉想到生活即將有巨大的改變，雖然尚難以預料是好是壞，但仍難掩興奮之情，不過這些年的孤獨生活，使他幾乎忘記了怎樣去和異性相處，尤其是即將作為終身伴侶的女人；到了丁府，曉紅已經準備好在等他，騎著二部腳踏車去學院，這天是禮拜天不上課，所以校園裡相當寧靜，他們就在校園散步，曉紅說她在中學就加入了「紅衛兵」，在「上山下崗」運動

裡在湖北省西北部的農村去學習過，靠她父親的關係，總算被調回來並分發到一間紡織廠工作。

葉好奇的地問她：「這些年來，妳有沒有談過戀愛呢？」

「什麼叫戀愛，這是資產階級的毒素。」

「我的意思是說妳有沒有要好的男朋友。」

「你知道在人民公社裡，男女都有，不過大家都像和尚和尼姑一樣，不准單獨相處；而紡織廠也都是女工。」

經過辦公室和教室就到葉住的地方，葉在這房間並沒有什麼佈置，非常簡單，所以他問曉紅：「妳看要怎樣來佈置這裡？妳們女孩子比較懂得室內佈置，所以請妳決定要添置什麼傢俱，等妳有空時再一起去買，好嗎？」

「我決定不去紡織廠做事了，所以隨時都可以去的。」

他們在附近一家餐館吃午飯，聊得也很愉快，彼此不再感到拘束，雖然沒有正式求婚，婚姻就像一場交易，所以他們就像作交易一樣先談合作，要能合作得愉快，的確是有很多事需要先討論清楚的。

次日，他們又見面繼續研究如何佈置這個新家，回到她家已接近晚餐時間，曉紅的母親就要葉在她們家吃飯。

葉有點不好意思，就說：「丁老太太，謝謝你，我想早點回去作些公事。」「常勝，你不要再叫我丁老太太，應該叫我一聲『媽』。」看來她很欣賞這位未來的女婿。

「是，媽媽。」

春假後約3個星期，葉和曉紅的婚禮就在學院外文系的會議廳舉行，歐陽是這樁婚事的主導者，也是婚禮的證婚人，她主動把她的紅旗牌轎車借給他們作禮車去丁府迎接新娘；新郎新娘穿著毛裝在胸前戴著紅色花飾在來賓們的掌聲中步入禮堂，向毛主席的肖像先行了三鞠躬禮，歐陽致詞說：「……我們很高興看到又一個新的革命之家加入了打擊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行列，相信新郎、新娘一定會全心全意地替人民服務，遵從毛主席的教導，努力去建造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新中國……。」

婚禮在簡單的茶點款待賓客中完成，來賓和親友在婚禮完成後分別向他們道喜，曉紅的母親含著眼淚說：「這真是天作之合，常勝你要記得，曉紅是我們的寶貝女兒，你一定要好好照顧她啊！」

當晚在附近的一家餐廳設宴，所有的至親好友都應邀參加，氣氛熱烈，歐陽和他丈夫因另有邀宴無法前來；老蘇和曉紅的同事們起哄要灌新郎酒，葉本來就不善飲，被灌幾杯下肚之後，滿面通紅，曉紅的長兄就替他擋了不少酒，總算沒有被灌醉，否則就辜負了這洞房花燭夜的良辰美景了。

到了暑假，教授們沒有太多工作，於是葉和曉紅就去作蜜月旅行，先搭車到宜昌，然後乘遊輪逆流而上重慶，他們躺在遊輪最上層甲板的躺椅上飽覽長江三峽的美景，船緩緩的行駛著，兩旁的壯麗風光盡收眼底，這是葉到大陸以後最歡樂的時光，所有政治陰霾似乎已一掃而空，他獨身在大陸已

有19年之久，在和曉紅聊天時很感慨人生無常，如今已是有家室的人，不復再有孤家寡人的感覺；曉紅對沿岸的風光欣賞不已，過去她參與了各種政治活動，都是在你爭我鬥著，從未有機會享受這種豪華旅遊，所以一直都很興高采烈。

愉快蜜月旅行結束，回到家已傍晚時分，葉覺得有點累，而曉紅卻仍然精力充沛，騎了腳踏車去買菜作晚飯。

生活恢復常態，葉早上去辦公室趕辦因渡假而擱置下來的編輯工作，中午回家吃飯，由曉紅親手烹調的飯菜的確比大廚房做的好吃太多，傍晚也常會騎車到附近的名勝古蹟去玩，葉很喜歡登黃鶴樓看長江的景色；有時候就在江邊的茶館坐坐，觀賞那燈火輝煌的遊輪在江中蕩漾；葉在武漢也不少年了，但是以前從來沒有心情來欣賞這些景觀，如今成了家，生活安定，才恢復了生機。

1982年8月下旬，一位編輯室的同事拿了一張「人民日報」來問葉認不認識報上所登載的U-2飛行員葉常棣和張立義這二個人，這段消息是：「……依照革命人道主義，黨中央批准二位前國民黨U-2飛行員離開大陸回臺灣探望他們的親人，他們分別在1960年代被俘，1970年代開釋並服行公職……。」；任何消息只要刊載在「人民日報」上，就等同正式通告，葉不禁大喜過望，可是想到這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度裡住了這麼久，一切都有改變的可能，即使是定了案的事，除非真正已經置身於共產黨管轄之外，他才安得下心來，因此在目前還得不改常態，不能讓

同事知道他就是那二位U-2飛行員之一。」所以就乾脆的回答：「我不認識這二個人」。

關於這個釋放二位U-2飛行員的消息，是在1982年8月17日中美簽訂美國對臺灣出售武器的聯合公報之後，報紙以頭條新聞發佈出來的；因為聯合公報是陳述美國將減少對臺灣出售武器，而且限於防禦性武器，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上的一項重大收穫，削弱了美國和臺灣的關係，葉認為他們宣佈這個消息的時機是配合得太巧妙，完全達到了統戰的目的，他和張立義不過是被利用在海峽兩岸衝突中的一個籌碼而已。

看到這個消息，葉才知道他並不是被共產黨俘虜的唯一U-2飛行員，U-2在大陸一共被擊落了5架，其中陳懷和李南屏已證實殉難，後來又擊落了2架卻一直都沒有報導過飛行員的下落，只知道一架在1965年被擊落於內蒙古，另一架是1967年在上海附近遭擊落的，張立義是其中之一，那另一位必然已經殉難了。

葉記得張立義是臺南基地飛F-84的，比他早四期的學長，以前在臺灣也見過面，想必是在葉被擊落後才加入黑貓中隊的，所以沒有在隊上見到過。

回到家葉就把這個消息告訴曉紅，同時也把他自己的真實情形全告訴了她，聽完了他的衷曲，曉紅並不在意他的過去，而堅持仍然用「常勝」來叫他，並認為他不過是要回臺灣作一趟短暫的探親之旅而已。

秋涼學院又開始上課，葉也忙於授課和編輯的工作，校園裡菊花盛開，非常美麗，

教職員宿舍旁邊有個運動場，每天早晨，有許多成年人在打籃球或打太極拳，也有人隨著音樂在跳舞健身；葉自從搬進宿舍從來沒有注意到這些活動，當曉紅說她對社交舞很有興趣，他才注意到這裡的情形；曉紅說毛主席生前經常在他寓所舉行舞會，女孩子都以能被邀請參加舞會是無上的光榮，所以高幹們都喜愛此道；對葉來講，這些狐步、華爾滋、倫巴、探戈等，都早在2、30年前就會跳了，不過他覺得穿著毛裝跳舞，絲毫顯不出優雅的風姿，所以興致不高，曉紅卻顯得情緒高昂，精力旺盛，葉自歎弗如，終究年齡差了19歲，在各方面都會有極大的差異。

9月底，老蘇來學院告知葉解放軍空軍將特地為他和張立義在回臺灣之前，先安排到大陸各地去看看社會進步的實際情況，將從北京開始再去其他地方，可能要旅行好幾個星期，同時特准葉可以帶太太同行，預計10月1日啟程，要葉提早準備一下，老蘇奉命陪他們前往。

曉紅知道即將去北京玩感到非常興奮，雖然她1966年曾在天安門加入歌頌毛主席的行列而有短暫的停留，可是在紅衛兵狂野的氣氛中，根本沒有觀賞名勝古蹟的心情。

葉想到當年坐火車那種擁擠的景象是畢生難忘的，不過這次卻完全不同，坐的是「軟臥」，既舒適又不擠，吃飯也可以到附掛的餐車好好的享受，這是政府給副教授的禮遇，與往日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語了。

10月7日到空軍招待所，有一位王姓幹部負責接待他們，並以「領導幹部」稱呼葉，他說在北京這段日子由他安排食宿和交通問

題，而且不用付任何費用。

第八章 立義蒙難

王姓幹部陪著葉到一間有客廳的大套房，裡面設備齊全，傢俱也很講究，不像11年前曾住過的「招待所」那樣，室外也沒有衛兵監視著，王說：「領導幹部，等一會兒士兵會把晚餐送到客廳來，你們有任何需要隨時用電話通知我，我立刻就到，熱水瓶裡有開水可以泡茶，電視請隨意收看，我想經過長途旅行，你們一定也需要先休息一下，回頭見。」說完立刻就離開房間。

翌晨，張立義也到了，葉和張見面時緊緊的握住手不放開，顯示他們內心的激動，雖然過去他們並不太熟識，畢竟有相同的遭遇，如今竟然能在這地方相聚，能不感慨嗎？

等張放好了行李，他們就在客廳裡坐下來長談，將彼此這些年的不幸遭遇傾訴出來。

張立義是1964年春被遴選去美國亞利桑拿州一個名叫「DAVIS MONTHAN」的空軍基地接受U-2飛行訓練，7月間完成訓練後到黑貓中隊報到，一個星期之後，就有一架U-2在大陸被擊落(為李南屏所駕駛)，全中隊同仁都為失去了一位優秀的飛行員而哀悼，這是在過去將近二年之內，因執行大陸偵照任務而被擊落的第3架U-2，他體會到黑貓中隊的飛行任務是多麼地艱險，不過他覺得能作U-2飛行員是非常光榮的，值得去冒險犯難；況且U-2又能飛那麼高、那麼遠，有能力蒐集許多珍貴的情報資料，由於飛機的性能特殊，

特別挑選優秀的飛行員來飛這架間諜飛機，所以站在飛行員的立場，認為這是一個引以為傲的工作。

1964年10月31日，張的首次U-2任務，是從泰國北部一個TAKLI 空軍基地起飛的，飛經昆明、蘭州及其他西南地區的目標後，返降於桃園基地，一切都很順利。

此時中共剛作了第一次原子試爆，據推測其威力相當於當年美國投擲在廣島的原子彈，因而在蘭州及包頭的核子擴散工廠所產生的重水，就被懷疑是用於製造核子武器，至於何時能達到生產核子武器的目標，那就要看是採用何種方式而定，美國和中華民國政府都急於想瞭解其實況，遂以U-2用紅外線照相去偵測該廠所釋放出來的熱源有多大，不過這種偵測方式必須在不受其它熱源的影響之下才正確，所以就計畫了幾次夜間任務，等目標區天氣良好時去執行。

在李南屏的U-2在大陸被擊落後，CIA發現裝在U-2 上的雷達警告系統(十二號系統)沒有能在飛彈來襲時提供足夠的保護，遂決定加裝一套(十三號系統)，可以用假訊號欺敵並對地面導引雷達加以干擾的新裝備，但是這套裝備很笨重，要用二個外掛的裝備箱才能攜帶，這可能是第一代的空載被動式雷達干擾器應用於實戰之中，好幾次U-2的任務就因為該系統作用不良而放棄了。

同年11月27日，王錫爵執行夜間任務，飛到蘭州附近，遭到突如其來的飛彈襲擊，並在近距離爆炸，其強烈的光使他短暫失明，幸好自動駕駛儀仍然工作正常幫助他飛離了險境，顯然這是飛彈偏離了U-2才沒有傷

害到他，雖然這趟任務不能算是完全達成，但是(十三號系統)的功能卻得到黑貓中隊飛行員的肯定。

張連著執行了幾次任務，這次是要到包頭的核子工廠去作夜間紅外線照相任務，算來這是他第五次大陸偵照任務了，不料竟成為他最後的一次任務，他說：

「ROBIN(葉在黑貓中隊的英文名字)，你知道我太太和三個小孩都住在屏東東港(臺灣南端)，所以只有週末才能回家去和妻小一敘，1月7日是星期五，隊長(楊世駒上校)通知我這個週末要待命不能回家，因為預報目標區天氣好轉，隨時都可能要去作任務，於是我打了一個電話給家淇(張的太太)告訴她下個週末才能回家，本來我想在作完這次任務之後，請幾天假，好回家去多住些時間，給家淇一個驚喜，想不到這個電話竟然成為我們結婚10年的最後一次通話了。」

前一次王錫爵去蘭州作夜間任務是星期天，張是備用飛行員，起飛前若因任何狀況致使王不能去飛的時候，就由備用飛行員上場，這是一種特殊的規定，為了不致錯失了執行任務的時機，除此之外，備用飛行員要負責先行做好飛行前飛機的檢查工作，等一切就緒，就要開一輛指揮通信車到跑道頭作管制U-2起降技術方面的輔助工作，王的任務很成功，在次日凌晨一點半安降桃園。

張待命到1月10日才在夜色中飛往包頭，那天下午他睡了一個很長的午覺，然後運動一番，經航空醫官作過身體檢查，吃一精緻的牛排晚餐(這是U-2飛行員規定要吃的高熱量食物才能保有足夠的精力去作高空長時間

的飛行)。

按標準的作業程序，他在起飛時間2小時前到作戰室報到作任務簡報，內容包括這次任務的目標狀況、航行計畫、敵情報告、飛機機務情況及天氣預報等，接著就去個人裝備室由專人替他穿戴壓力衣等，然後躺在一張沙發椅上呼吸純氧1小時，用以排除身體內的氮氣，以免在高空發生疼痛，影響飛行安全。

下午6時30分張準時起飛，沿著中國東海向北飛去，依規定作了各項裝備的檢查，若一切良好，就輕輕按二下發話的按鍵，向基地作戰管制室的值勤人員表示情況正常，按飛行計畫由上海附近切入大陸腹地。

張就把當天的情況詳細的告訴葉，他說：「那是一個美麗的夜晚，能見度極佳，使一輪新月和大地上的燈光格外清晰，不久新月消失，滿天星斗在閃耀著，我一路向北飛，看到地面的積雪所發出的反光比村落的燈光更亮些，平常在白天經常可以看到中共戰鬥機的凝結尾也不見蹤影，大概他們還沒有全天候攔截的能力吧！有了『十三號系統』的保護，我很有信心能夠順利完成任務的，畢竟單憑信心是不夠的，在我快接近目標區的時候，突然有一枚飛彈在我機身旁邊爆炸，發出一陣強烈的亮光，把飛機也打爛了，可是所有的警告系統竟毫無反應，我也不知道是怎樣脫離飛機的，就失去了知覺，一直到降落傘在預設的開傘高度(約1萬4千呎)自動張開時的強烈拉力使我清醒了，這時才感到右肩膀劇痛，想必是被彈片擊中，眼睛也腫脹了，好像要奪眶而出似的，幸而

壓力衣自動充氣才保住了我的性命，地面整個被雪掩蓋，根本無法判斷高度，所以著陸時，冰封的大地使我的二隻腳踝都扭傷了；ROBIN你知道穿著壓力衣是多麼緊，裡面除內衣褲外，不可能再穿任何衣褲了，在那零下的氣溫裡，只好靠降落傘的傘衣來保溫了，望眼看去，好像到了另外一個世界，平坦的大地除了雪以外什麼也沒有，這種死寂的景象，是從來都沒有經歷過的，時間好像也停止了，這寂靜的環境，把我催眠了，竟昏昏欲睡，幸而我想起了求生訓練時所教的，在極冷的氣候裡，絕不能睡著，並且要不停的活動儘量保持清醒，否則就會凍死，但是我腳踝扭傷根本站不起來，怎麼去做活動呢？在這種求救無門的情況下，不知道能活多久，只好躺在傘衣上把身體包著得到一些暖意。」

「我在迷迷糊糊中聽到有人聲而驚醒，看到一群人打著火把朝這個方向走來，再近了些可以看到他們都背了槍，那一定是來抓我的，當時我仍想逃避以免被俘，就盡量躺平，因為降落傘衣是白色的，他們竟然從旁邊走了過去而沒有發現我；在他們走遠了些，我想站起來作些活動，以免睡著，此時才覺得二條腿已失去知覺，一定是被凍僵了，想到若嚴重的凍傷可能會要截肢才能保命，想想剛才躲避被抓的舉動是否明智，可是一切都無法改變了，只好先用手肘和膝蓋來爬動，以促進血液循環。」

「天終於亮了，在晨光裡我看到遠處有幾個蒙古包，這是我目前唯一的機會，就決心向著那方向爬行過去，足足爬行了1小時才

到最接近的一個蒙古包，不管有沒有人就爬了進去，這時看到了一位中年婦女，她非常熱心的要我靠近火爐處休息，並告訴我不能急於烤火把腳弄熱，會適得其反的，又把厚的衣服和毛毯借給我，並且弄了點熱的食物給我充飢。」

張吃了熱的飲食以後，又讓他躺在一張空床上，用溫暖的毛毯把他的雙腳包住，再用一個墊子把雙腳墊高，她說這樣才可以使得凍傷的腳慢慢恢復感覺，張真是感激萬分，想要作些回報，就在飛行壓力衣的口袋裡取出一疊人民幣來給她作為酬謝，這是U-2飛行員出任務時的一項必須攜帶的求生裝備——「緊急小包」，裡面放了不少人民幣和黃金項鍊，在不幸跳傘後，用這些來賄賂別人，以期逃脫。不過婦人看了一下人民幣卻笑了出來，她說：

「同志，你不必為了我幫助你而給錢，更何況你的這些人民幣早在好幾年前就停止使用了。」

張覺得非常難為情，對黑貓中隊負責提供「緊急小包」的人，把停止使用的舊人民幣裝在包裡，這是什麼「緊急小包」啊！他真氣暈了，就把所有人民幣丟進火爐裡燒掉以洩憤，並向婦人道歉也感謝她的好心；不過張萬萬想不到的是這位好心的婦人卻是這「沙海子」(地名)公社生產大隊長的妻子，替張弄好吃的東西之後，她已到鄰居家要他們通知當地的民兵單位來處理這事。

民兵聞訊而至，先用驛車載著張去公社，等解放軍空軍派了吉普車來，再轉送到相距2小時車程的軍醫院去，在那裡張住進

了一間特別的單人病床，門口日夜都有守衛駐守，張就一面接受治療，一面還要受審，這情形持續了好幾個星期，之後審問告一段落，經過3、4個月的療養，張凍傷的腳逐漸痊癒，臂膀上彈片的傷口也長好了，扭傷的足踝恢復正常，所以就出院轉送到北京的空軍招待所去住，和葉以前同樣被單獨監禁著。

張在南京出生，1937年日軍進攻南京之前，他們全家都逃難到重慶去，幸運的逃避了那殘忍的南京大屠殺。

重慶是抗戰時的陪都，中樞政府機關都在這裡，日本要實現他們「三月亡華」的夢想，於是派了大批日本轟炸機到重慶瘋狂的轟炸，當時中國空軍非常弱小，對這濫炸的行為無力阻擋，致使人民死傷枕藉，簡直慘不忍睹，一直到了1942年在美國志願空軍協同作戰時才扭轉了劣勢，張那時仍在唸小學，常常要跑警報躲進防空洞，留下深刻印象。

全面抗戰多年，全中國都生活在窮困中，人民因缺乏營養，身體虛弱者居多，中國空軍建軍需要招收飛行學生時，很難挑到合乎空勤體格標準的年輕人，有鑑於此，特別成立了一個空軍幼年學校，招收小學畢業的學生，由國家來培養合乎空勤體格的這些孩子們，從初中到高中畢業，再送到空軍官校去受飛行訓練，張通過了嚴格的甄選，就進入空軍幼年學校第四期受訓。

抗戰勝利，他們家也搬回南京住，張則仍留在幼校求學，後來國共交戰中，國軍失利，在大陸完全被赤化以前，幼校遷往臺

灣，張隨校到屏東東港繼續著學業，從此即和家庭失去了連絡。

在審訊的過程，共幹說他的母親和三位兄妹仍住在南京，不知道這是否想用親情來誘使他多供出一些情報，其實飛行員除了知道飛機操作和執行任務的情形以外，根本沒有其他的情報可以提供了，張利用機會向共幹問了些家裡的狀況並要求見母親一面，終究他們母子已經30年沒有見面了，可是卻沒有得到准許；在往後的5年的監禁中，他也多次提出這要求，所得的答覆永遠都是：「你要忍耐些，在適當時機，我們一定會替你安排母子相見的。」

1970年春，他們告訴張說上級已經准許他去南京和母親及兄妹們作2個星期的聚會，不過附帶了一個條件，就是決不可以向任何人透露曾經是U-2飛行員；在這聚會之後，就會把他轉移到南京附近的公社去向農民學習共產主義的生活方式，他很高興這期待已久的消息，可是卻擔心著日後到公社之後會面臨怎樣的苦難呢？

張在幹部陪同下，到了南京，在一間破舊的屋子裡，已有一堆人在等候，想必都是得到通知曉得張要來，就來看熱鬧的，張離開時才10幾歲，所以無法辨認出誰才是他母親，而她母親也認為在一大堆人面前顯出情緒太激動也不很恰當，況且對少小離家的兒子也感到很陌生，親情在時空的影響下的確會感到疏遠的；不過一接近之後，必然會很自然的恢復，母子終於相會了，張母介紹這些鄰居們認識之後，就帶他到她住的房間去，那是二間連在一起的房間，他的兄長克

勤和母親同住，因為克勤的妻子被送到遠處鄉下的「五七幹部學校」接受改造中，僅在假期時才可以回來看丈夫；另外一位兄長立興則住在長江對岸，小妹淑惠住在另一個城鎮，張母把以前的生活情形以及他父親怎樣過世的往事一一相告，張也把自己結婚及育有二個兒子、一個女兒在臺灣的大致情形向老母報告，母子相會總有說不完的話要傾訴的。

有一晚，立興帶了他全家一起來看立義，相互交談了別後狀況之後，立興問道：

「你有沒有聽到我在電台裡對你作的廣播呢？」

「廣播些什麼？」

「那是6年之前，統戰部要我去中央電台向你喊話，黨要我唸的是：親愛的弟弟，張立義，媽媽和我們兄弟姐妹都很想念你，希望你能早日回祖國來，如果駕駛著你的飛機來，政府會給你8千兩黃金的獎賞，我每星期都要去廣播一次，繼續了很長的一段日子，你難道從來都沒有聽到過嗎？」

「沒有，在臺灣我們有空都在看電視。」

「後來，我接到通知不用再去廣播了，我以為你是不是已經不飛了，也懷疑你會不會出事陣亡了，可是我一直都不敢把這事對媽媽講，幸好這不是事實。」

「我其實真差一點就被打死了。」

「不管怎麼樣，我們都很高興能再看到你。」

他們沒有再深談下去了，能夠同分別快30年的親人團聚的確是件愉快的事，不過當

張想到自己如今是階下囚，不知何日才能回臺灣和妻兒們相聚，不禁悲從中來。

短暫的相聚又到了該回到現實生活的時候，張被分配到南京西方接近安徽的一個公社去勞改，報到以後，發現那裡生活的艱苦令他吃驚，但是根本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逆來順受；約3個星期後，公社的黨委在晚間集會時宣布學習「大寨」運動開始，並將在陝西省巴崙山區的「大寨公社」實地考察的情形向大家報導，他說：「大寨公社」共有83戶農家，把山坡開闢成梯田，增加了生產，使「大寨」繁榮起來，他們的黨委陳榮桂表示這成功完全是「對毛主席思想的貫徹。」

就在江青刻意的支持下，「大寨」被誇成全國農業發展的樣版公社，有意用它來證明毛所說的「人定勝天」論調；江青又下令全國都要研究陳榮桂的文章，去努力推行「農業學大寨」運動，於是在張的公社裡的生產大隊所有農民連續集體討論如何去學習大寨好幾個晚上，但是沒有人能提得出用「毛主席思想」來增加生產的方法；領導最後決定在一些荒蕪的山坡地用「大寨」的方法開墾梯田，這些額外的工作，必需靠額外的勞力和時間去完成，於是，領導就告訴農民們說：「從現在起，我們要從一大早工作到天黑，直到梯田都開墾好為止。」

這樣的勞動工作給張極大的折磨，因為前幾年的監禁生活根本沒有任何體能活動，更何況他已經41歲，體能無法和公社裡的前紅衛兵比，又沒有老農民的經驗，知道如何節省體力的方法，在一整天作15小時的苦

工，讓他毫無喘息的機會，真是筋疲力盡，苦不堪言。

在收成的時候，每個公社都要預估這一年的生產量，作為應繳糧食稅額的依據，並得用穀子來交半年的稅額；由於公社黨委向上級誇大了這個公社因為學習「大寨」而增加了生產量，遂使農民們要繳納更多的穀子，因此農民的實際所得反而減少了；另外，黨委又下令要減少農民的配給量四分之一，說在梯田有收成時再補發這差額。

張接著對葉說：「這真要命，我為了怕挨餓而節省糧食，每餐都吃稀飯，經常在飢餓邊緣過日子，可是誰也不敢向黨委抱怨，因為開墾梯田完全失敗，山坡地無水源可作灌溉，只好用人力挑水上山去灌溉，新開墾的田地吸水又特別快，人力供應不及，所以不但沒有增產，反而浪費了許多人力，黨委承諾要補足的差額也無法兌現。」

幾年之後，江青和她的四人幫被整肅，真相終於大白，原來整個「農業學大寨」運動是一個騙局，他們將數千名解放軍進駐在「大寨」附近，要他們去挖了一條30公里長的溝渠，將水引到「大寨」來灌溉那些梯田，黨每年補貼「大寨」公社數百萬人民幣，更可笑的是陳榮桂是一個文盲，那些文章根本不是他寫的。

由於工作過度和營養不良，張的健康惡化，體重減少了許多磅，虛弱得連走都走不動了；有一天他在山坡地走動，一腳踏空而摔倒，他用手臂和腿想使滾下山坡的趨勢停止，把挑的二桶水都打翻淋在自己身上，就只好躺在地上休息，當他要站起來時，覺得

背痛得不得了，就放下了工作，慢慢走回去躺在床上，晚上背痛得更厲害，接下來好幾天都無法工作。

小組的領導來找張，對他說：「老張，你該休息夠了吧，可以去做工了。」

「領導，我背還是很痛，我怕再挑重的擔子，那背痛永遠都好不了的。」

「你要知道，一天不做工你就損失10個工作點，我看你還是跟大家一起去工作吧！如果你不能挑擔子，那我可以派你做其他的事。」

所謂「其他的事」，其實就是去公社和鄰近的鄉村人家去收集糞便，這是一件沒有人願意做的工作，既骯髒、又臭得讓人受不了，可是張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只好每天推著一部裝著木桶的手推車，車上帶一把長柄的杓子，從早到晚去各處收集糞便，回公社就將收集到的糞便倒進一個專門收集糞便的坑裡去，用作天然肥料；日子一天一天的過著，那種臭味對張已不像以前那樣敏感了，而且也沒有壓力，所以不再覺得是件苦差事，至少他整天在外面，想做就做，想休息也沒有人管，另外他在外面吃飯還可以領補貼費。

新年來臨，也是公社結算每個人累積的工作點數的時候，個人所領的配給品費用和月薪都在應得工作點裡扣除，餘額則以公定價格核發人民幣，如果結算是負數，那就會留待下一年再扣回；許多農民對生產大隊領導所公布的個人所得紀錄非常不滿意，懷疑領導有意替忠於他的人添加所得，反之則扣其點數，但是他們沒有受過教育，又不會計

算究竟應該有多少點，因此發生很多爭執，公社的主管決定由張來負責紀錄和計算每個人的所得，才使爭議平息；因此，張不再推著手推車去受臭氣衝天的掏糞工作了，這個新的工作對張是一個驚喜，使他不必要再受折磨，主要原因是因為他是受過良好教育的人，能夠真正地替大家做事。

每天傍晚，張就帶了名冊到各生產大隊的工作地點去詢問小組領導，紀錄下每個農民當天做了多少勞務，由他來核算工作點，按公社的規定，小組領導永遠可以獲得固定的10個工作點，不論他真正做了多少；張把這些統計工作做得有條不紊，到月底就把所有結算清楚的資料公布在會議室的布告欄上，大家都很容易的看到其本人的紀錄。自此，張感覺到公社所有的人都對他逐漸友善了，不再把他當成階級敵人看待。

非常巧合的是葉常棣從紅旗公社轉去農具製造廠的同時，張立義也由公社轉到南京雨花台附近的一間工廠旁，先當學徒學生意經，最好的是在下班後能隨意外出，使他可以經常見到老母親，這是他最開心的事了；此時他的長兄搬到外縣市去和妻子相聚，因而母親是獨居著，更需要他的照顧和問候了。

有一天，張的母親對他說：「立義，我認為你應該再結婚。」

「媽媽，你不知道我是多麼想念著家淇和孩子們，家淇和我結婚16年，我們相處得非常好，每一分每一秒都讓我非常珍惜，難以忘懷的。」

張和家淇是1949年夏天初次相遇，那

時張是幼校的準飛行生，家淇尚是一個14歲的初中生，他們和朋友一起在東港的海灘玩耍，那裡有白色的沙灘，蔚藍的海水，游了泳在沙灘上晒太陽，其樂無窮，他倆都姓張，而且都在南京出生，所以很自然的愈走愈近；不久她把張介紹給她父母認識，她是獨生女，極受寵愛，所以張很快就被接納，好像成了他們家的兒子似的。

他們愛情長跑了7年才踏進禮堂，那時張已經是臺南空軍第一大隊的少尉飛行官，所飛的是F-84G戰鬥機，也是當時唯一的噴射機部隊；他們結婚後仍然和父母同住，家淇也在東港教書，生活得非常愉快；二年後，大女兒出世，接著又生了二個兒子，二位老人家在兒孫滿堂的熱鬧氣氛裡也更有生氣了，張出那最後一次大陸任務時，小兒子才6個月大。

張媽媽又說：「我知道你非常愛家淇，不過現實是很殘酷的，經過這麼多年，又不知道你的生死，也許她已經改嫁了也說不定」。

「不過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聽到她已改嫁的消息，更何況解放軍空軍的幹部也答允過我，遲早總會讓我回臺灣去的，我想還是等著吧！」

「過了這麼久，你竟然還會相信共產黨說的話？」

「媽媽，我都已經49歲了，不想把人生弄得那麼的複雜。」

「立義，我已經很老啦！，不會一直活下去的，等到我去世以後，有誰會來照顧你啊！」

張母的身體隨著歲月的增加是愈來愈差，張回去探望她的次數也更多了，在1979年她住進安寧病房之後，他幾乎天天都會去看她。

張對葉說：「從18年前在內蒙古被打下來以後，最有意義的一件事就是能夠在我母親生病那段時間親自侍奉她，一直陪伴她安詳的走完人生的道路，脫離苦海。」

經過短暫的沉默，張接著說：「我想共產黨在1980年就想放我們走的，所以才會突然派我去南京航空學院去當講師，還要教學生作實驗；依我看來，共產黨是想要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們是如何的善待戰俘，在這國家裡，宣傳是最重要的考量。」

時間在他們長談中很快過去，士兵替他們送來了晚餐，王姓幹部也來對他們說：「解放軍空軍政治部主任葛棣邀請你們明天晚上到北京大飯店吃晚飯。」

「北京大飯店，是不是尼克遜來訪時所住的那間很有名的大飯店嗎？」

「對的，就是那間。」

「我聽說他們只招待外賓的。」

王並沒有正面回答這問題，只表示說：「我會要一輛紅旗牌禮車來接你們，大概明晚6點鐘。」

葉和張對葛棣都很熟，他是最早接觸他們的空軍幹部，如今已高升為空軍政治部主任，位高權重。

第九章 終獲自由

北京大飯店座落在北京市長安東街靠近王府井購物區和天安門廣場，是一幢18層的

高樓，葉和張坐在禮車裡，一路上看到北京在這十多年來真有了極大的改變，街上擠滿了腳踏車，民眾的衣著也不再是清一色的毛裝，進口汽車替代了馬車，天色漸暗汽車卻並未開燈，僅猛按喇叭去催促腳踏車讓道；在途中曾二度被交通警察將車輛攔阻在道路上，好讓由警車開導的車隊快速通過，想必那是政府要員的車隊吧！

葛主任的侍從官早就在大飯店門口等候他們，接了他們就請往貴賓廳裡一間單獨的房間去，老蘇也已經到了，女侍應生穿著深綠色的制服，送上國內最好的中華牌香煙和茗茶，不久，葛主任和另外一位幹部一起來。

餐桌上的轉盤中央放了個大拼盤，上好的茅台酒香氣四溢，葛舉杯向葉和張敬酒表示歡迎，佳餚不斷的送上，這是葉和張到大陸後吃到最精緻最美味的菜了，不禁開懷大吃起來，也喝了好幾杯茅台，記不清楚上了多少道菜，總算送上一大碗熱湯，這是中國正式宴會中的規矩，表示正餐的菜已上齊，葛又向他們敬酒並說：

「老張、老葉，我對你們已經獲准可以回臺灣感到非常高興，我知道你們已經等待了很久，不過我希望你們能瞭解政府有政府的困難，不能隨隨便便的對待全世界聞名的U-2飛行員，所以等到最近才批准你們的請求，但是你們要回臺灣去和家人團聚之事仍有些困難；你們還記得人民日報在8月間曾報導中央同意你們回臺灣的消息吧！可是臺灣方面卻一直沒有正式的反應，後來從我方情報系統得到的消息說臺灣政府官員認為，這

二位飛行員若回到臺灣，應該要接受軍法審判。」

實際說來，中共有意把這二位被俘的U-2飛行員的一切情形都列為絕對機密，外界根本不知道有他們的存在，臺灣官方亦宣布他們已陣亡，所以當人民日報公開宣布要釋放他們二人時，完全出乎臺灣當局的意料之外，所以不知所措，連要接受軍法審判這種話都說出來了。

葛主任的一番話，讓他們兩人聽來簡直是晴天霹靂，想當年為了保衛臺灣不被赤化，甘願冒著生命危險，去執行任務，如今臺灣政府竟然如此絕情的對待他們，簡直令人寒心！不過他們是不是應該相信他的話呢？因為老葛是共產黨的老幹部，會不會又在作心理作戰呢？弄得他們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只能默然不語。

葛又接著說：「在這種情形下，我們準備先送你們去香港，我知道那裡有一個臺灣駐港連絡處，你們去那裡申請臺灣的入境證，老蘇會替你們辦一個可以停留在香港6個月的簽證，如果在6個月內仍無法獲得臺灣的入境許可，我們是永遠歡迎你們回祖國來的；總之，黨為了要讓你們在出國前多瞭解些國內進步的情形，已指示統戰部安排了一些參觀活動，把祖國偉大的成就介紹給你們，小王會全程陪同你們的。」

那麼豐盛的酒菜絕非他們8個人能吃得了的，剩下的比吃掉的多，隨後又送上了一碗甜美的芋頭湯，宴會即將結束，張和葉一起舉杯向主人敬酒以表謝意。

葛說：「你們不用謝我，我們都應該感

謝黨。」

那位隨葛主任來的幹部也說：「我們也要感謝你們兩位，因為是專程請你們，我們才能沾光吃到這麼豐盛的酒菜。」

請客顯然是高幹的額外享受之一，只要找到理由，就可以用公費來享用奢侈得接近浪費的盛宴，但是國內仍有許多人民生活得非常艱苦，往往一場盛宴可以花費掉一般家庭好幾個月的收入。

統戰部安排的參觀活動在下週一開始，王姓幹部帶他們去一家男裝店訂做西服，也買了些襯衫和領帶以及皮鞋，這是想不到的事，因為這十幾年來一向都穿寬鬆的毛裝和球鞋，從來沒有多餘的錢去添製較好的衣服，小王解釋說：「這都是黨的好意，不要讓你們到香港去丟臉。」

一星期後，裁縫把訂做的西服送來，很有信心的要他們試穿，不過他大概沒有太多做西服的經驗，所以穿上去就像是比較合身的毛裝，他們心想穿了這身西服去香港的話，那才真丟臉呢！不得不要他拿回去修改一番，但是經過好幾次，實在無法改得更好才勉強接受下來。

一天，曉紅想到該給她父母買些禮物，王府井那邊應該是合適的選購地方，葉和張陪著曉紅一起去逛，在步行區內有許多商店，販賣著各種商品，從陳年古董到最新流行的時裝和高科技的精密產品，一應俱全，曉紅很難決定要買什麼，畢竟手頭並不寬裕，一路逛著，這兩位年近50的人覺得有點累，就到北京最有名的烤鴨店去吃午飯，順便休息一下，在他們正品嚐那薄餅夾了香脆

的烤鴨時，葉聽到一個熟悉的聲音在叫他的名字，仔細一看，原來是以前在紅旗公社時的室友小潘，他和朋友吃完飯正好走過他們旁邊。

「老葉，真高興能夠在這裡看到你，你怎麼會來北京的呢？」

「小潘，我有事來的，那你又怎麼也會在此地？我聽說你在廣東做事。」

「那是一個很長的故事，不知道你明天可有空，我們應該好好的聊一聊，你住在那裡？」

葉告訴他住的地方後，小潘約定明天下午會去接他們三人一起去夜總會吃飯。

次日傍晚，小潘開著一輛黑色賓士轎車到招待所接他們去夜總會，車子雖然老舊些，不過賓士車仍是國內最豪華的車子，葉問他說：「好棒的車子，你買了多久？」

「才2個月，你是不是也很喜歡它？」從小潘起步的情況，可以看得出他開車的技術還很生疏，想必是新手上路。「我聽說全北京市只有20位居民擁有私家汽車，你居然是其中之一，那你事業一定很成功吧！」

「那是舊的統計數字，現在至少已經有100多輛私家車了，不過同北京的人口相比，這仍舊是很少數的。」小潘很得意的回答他。

夜總會開在一家友誼商場的二樓，他們由停車場走進夜總會之前，小潘先快走了幾步，對門口一個便衣警察說了幾句話，就招呼他們一齊進去。

夜總會的中央是舞池，後面有一個小型舞台，另外一邊是酒吧，周圍放了不少小圓

桌和沙發，一組三人樂隊正在舞台上演奏流行歌曲，有人在舞池裡跳舞，屋內燈光黯淡又充滿煙味，小潘找了一個離舞台較遠的角落坐下，大家點了酒菜後就開始聊天。

小潘對葉過去的秘密依然非常好奇，他說：「1972年你來公社和我住在一間房內，我就一直認為你絕不是一個普通的國民黨軍官，前些時我看到報紙上報導說政府已准許二位U-2飛行員回臺灣去的消息，我立刻就想到你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隨後，小潘把他事業成功的故事說給他們聽，他從武漢華中技術學院畢業後，被派到靠近香港的一個發電廠去工作，1979年政府宣布要在廣東省內成立二個出口加工區，小潘找到了一位香港的商人，合夥在深圳開了一個小工廠，製造一些小家電用品，他的合夥人負責籌措資金，指導組裝的技術及產品行銷工作，小潘則負責工廠一般的管理和應付當地的共產黨官員，依靠著他父親的關係，官員們從未找過他們的麻煩，所以工廠生意興隆，財源廣進；按規定在加工品出口之後，必需把所得的外匯換成人民幣存入銀行作工廠的開支之用，可是他卻利用關係，用這些外匯去進口其他貨品，這些進口貨在市場上非常熱門，賣掉貨物後再將所得的人民幣存入銀行作工廠的費用，轉手之間賺了許多錢。

他很得意的又說：「我發現市面上需要大量的電視機和電冰箱，因為現在人民已經有能力去買這些物品，這也是『供需』問題，我能夠供應這些貨品，也有人要買，所以我賺的錢比做出口加工品所賺的多好幾

倍，一般的個體戶都會受到官僚的騷擾和敲詐，幸好我有一個很有影響力的父親，再施以小惠，生意就愈加好了。」

今日的小潘已是典型的新興貴族，就是有特權的「高幹子弟」，他們在所有場合中都是領頭的人，當初文化大革命運動裡，也是最投入的一群人，現在卻變成澈底的資本主義分子了。

顧客不斷的湧入將夜總會擠得滿滿的，舞台上演出者是從國外或香港請來的，聲色俱佳，再穿插些低俗的黃色笑話來增加氣氛，頂上的旋轉燈發出彩色的光芒，照到舞池裡跳舞的人身上，可以看到許多年輕人雙雙對對的緊摟著，有些人更做出性感的動作，也夾雜著打情罵俏的嬉笑聲，狂野的氛圍使他們迷惑了，一副聲色犬馬、腐敗墮落的情景，竟然會在這個共產國家的首都出現；也許他們會說這地方是專門為外國人設立的，可是事實上卻看不到有太多的外國人在場，多半是東方面孔，也許有從東南亞來的，也有些華僑，可以聽他們說著一口流利的國語，而且帶著北京口音，於是葉問小潘說：「來這裡的都是外國人嗎？」

「當然不是，有很多是外國人帶來的朋友，也有些是花得起錢或者有門路的人都能進來玩的。」小潘作出數鈔票的樣子，又接著說：「腐敗的外國人甚至帶了妓女來玩，我敢說那個女孩就是。」他指著一個穿得非常暴露的女子。

「妓女」，聽到這個名詞使葉大吃一驚，因為自從被俘後，聽過共幹很驕傲的告訴他，自共產黨執政後，所有的妓女和乞丐

已經絕跡，而今天就在中央政府眼皮下居然出現這種狀況，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一切真的改變了。

統戰部專門為這些即將出國的人安排了二個星期的講習，這些人中有外交人員、出國深造者、經商者或參加體育活動者，另外有少許探親的人。因為人數很多，就分批實施，每批50人，通常上午是講習，並討論在講習中得到的資訊，下午則去參觀國內的各項成果展示；參加的人顯得很興奮，因為終於可以出國了，而且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出國。

講習會開場，是由一位資深的講師主講，擺出一付專家的架勢，先頌揚共產黨的德政，像讓貧苦的佃農翻身，消滅了階級分子，葉想這仍舊是用來洗腦的老調；接著又說資本主義的國家嚴重地剝削著工人，而中國工人都是為自己而工作著，葉更不以為然了，雖然他並不清楚大陸的工人究竟得到什麼待遇，因為他們所得的全看政府發給多少就拿多少，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所以絕對無法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工人相提並論，倒是所有的共幹的確生活得非常奢侈。

再講下去，葉總算聽到了一些比較有意思的話；那是黨檢討那長達三年的「大躍進」運動，的確是一場災難，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更造成國家巨大的傷害，也承認這二個運動都是毛主席發動的，雖然他犯了這些錯誤，可是仍然是國家最偉大的領袖，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專政政府，毛澤東思想是建立具有中國社會主義特色政權的唯一基礎。

下午，所有參加講習的人，乘著一輛大型遊覽車去向毛澤東陵寢致敬。葉想到16年前天安門廣場僅止於人民英雄紀念碑，現在已延伸到正陽門，整整比從前長了三分之二。原來的老房子和樹木都鏟除掉了，中間僅有的建築物就是毛澤東陵寢。進入陵寢的大廳，燈火陰暗，毛澤東的遺體躺在水晶玻璃的棺材裡，像一個生物標本放在防腐液中保存著，卻讓大家排隊等候很久，且經過嚴密的安全檢查才得以去膜拜。

此外，也去參觀了許多名勝古蹟，像紫禁城、長城、夏宮、明陵等，這三個地方代表了中國悠久輝煌的歷史和傳統，倒真值得一遊。另外是人民大會堂，革命歷史博物館、模範學院、模範工廠、模範農場和改良京劇等。再特地去第一機械製造廠參觀，全廠有5千多個工人，張和葉都注意到這工廠的生活環境確實比他們以前工作過的工廠要好得太多。導遊特別指出無論工廠的產品多好，永遠不及他們在政治方面的正確更顯著，所以在「紅衛兵」橫行的時際，毛主席下令由該廠的宣傳小組去幫北京大學恢復秩序。

另一天上午，演講者批評美國長期的種族歧視，歌頌共產黨如何善待少數民族，卻不提西藏不歡迎中共的統治，以致其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逃往印度之情勢；同時也提到為了統一中國，允許臺灣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維持獨立的社會、文化、經濟及軍隊，臺灣在「一國二制」及實施三通之後，也可以參加中共政權擔任公職。

二週的講習結束時，統戰部長設宴招

待所有參加講習的人，把張和葉視為上賓，安排與部長同席，倍受禮遇，席間部長談到臺灣國民黨反對「一國二制」的提議，也拒絕「三通」，問他們兩位有何看法，這使他們很為難，因為能知道的都是從報紙上看來的，僅是單方面的說法，他們也不知道從何說起，所以沒有表示意見。

宴會接近尾聲，部長對大家說：

「……當你們到了國外，不要忘記你們都代表著祖國，有義務去宣導政府的政策，因為外國人對社會主義存有偏見，對我們偉大的領袖所作的貢獻也毫不領情……。」

聽起來似乎到場的人都對政府的作為沒有異議，所以到了國外就要自動的去當傳聲筒，幫他們說話。可能在這個共產國家是視為理所當然的事，就如同所有一切都屬於國家，連全國10多億人口也都是替國家做事的，也等於是公僕，因此就有責任去貫徹國家的意志，這是一種似是而非的邏輯。

數日後，老蘇來告訴他們已經辦好了出國手續及香港簽證，隨時可以啟程，不過統戰部和教育部的二位部長都要為他們設宴餞行，由於很忙，尚未決定日期，所以請張和葉稍待。

統戰部長在宴會裡再度提到「一國二制」。他認為國民黨拒絕直接接觸，不開放「三通」的心態是很頑固的，並以很權威的口氣，要他們兩人回到臺灣後，務必要替政府的這個政策多作美言；因而張和葉感到他們能獲准回臺，並不完全是為了「革命人權主義」的家庭團聚，也想利用他們去轉達共產黨的政策。

到了11月初的一個早上，老蘇陪著他們三人到機場準備搭機去廣州，然後再去香港。

葉和曉紅私下曾討論過以後的問題，因為曉紅只能陪他到廣州，至於將來如何一定得要先有共識，曉紅願意在葉回臺定居後，到臺灣和他共同生活，但是政府是不是會准曉紅離開大陸仍是個未知數，因為他們的婚姻是政府安排的，用意就是要以曉紅作保證，以免葉一去不回。假如臺灣政府真是像葛主任所說的那樣無情，拒絕讓他們回臺灣的話，那就別無選擇，只好回武漢繼續過他們以前同樣的生活，另外尚有一個狀況是獲准回臺灣之後，卻不准再回大陸，那又該如何是好？

反正研究了好幾天仍然毫無頭緒，只好視情況再說了，葉就把自己在大陸所積蓄的錢全部留給曉紅，另外他還可以繼續領副教授的待遇，因為原則上他是回臺灣探親，作短暫停留而已，所以曉紅的生活應當不致有困難；他們所能做的也僅只於此而已，曉紅決定先搬回家去住，安心的等待葉回去。

那是1982年11月10日下午，他們一行四人到達大陸與香港(九龍)邊境，以河為界有橋樑相通，曉紅只能送到這裡為止，道別時相約通信連絡；老蘇也向他們二人說：「老張、老葉，我也要和你們說再見了，你們進閘門後，官員要查驗你們的旅行證件，放行後就通過橋樑到香港地界，等警方檢查簽證後即可出關，一位中國旅行社的白姓導遊會在門口等著接你們，以後就由他照顧你們在香港的一切，並祝你們好運。」

老蘇又對葉說：「不用替你『愛人』擔心，我會護送她回武漢的。」隨即和他們二人一一握別。

這是一條很繁忙的通道，許多人是去香港，有人是回大陸的，葉和張排隊等待通關，葉聽到有些說臺語的人，不禁好奇的問其中之一：「您是從臺灣來的？」

「對」。

「你在大陸玩得愉快嗎？」

「非常的愉快，我除了遊山玩水之外，最重要的是要去探望從未曾見過面的祖父母。」

「那應該常來玩啊！」

「沒錯，我們都很想常常回家鄉，可是臺灣政府還不准許人民到大陸去，一定要繞道經第三國才能到得了大陸，同時大陸政府也不承認臺灣護照，必須先到香港申請「臺胞證」才能進入大陸；其實，我祖父母就住在距離金門對海10幾里而已，可是卻要繞一大圈才能到那裡，非常不方便，因此，沒有辦法經常去啊！」

葉覺得經過了這麼多年，二個政府之間仍然存在著無法妥協的鴻溝，即便是兩岸人民早已放棄了敵對的心態，和睦的相處著，雙方政府也都口口聲聲說要以人民的意見為意見，而實際上竟然都罔顧了民意。

中國關防官員檢查了他們的證件和行李以後，就由關卡走向橋那邊去，離開了那些穿著草綠軍服，配戴紅色領章，手持步槍站崗的中共士兵後，心裡有如釋重負的感覺，不再生活在恐懼之中，自由自在的心情實在太太好了，回憶在大陸這十多年的情形簡直

像惡夢一場；他們到橋中央作了短暫的停留，用以調整興奮的情緒，向前看在橋的另一端有幾個穿卡其制服，佩掛著手槍的香港警察，關卡上飄揚著英國國旗，自由僅咫尺之遙而已。

雖然葉幼年時曾經在香港住過，不過經過了那麼多年，這裡仍然是一個陌生的地方，真不知今後的命運是怎樣的安排著呢？
(下期待續……)

作者簡介

華錫鈞先生，備役上將，民國14年生，江蘇省無錫市人，空軍官校第26期，美國普渡大學航空工程博士。民國35年進入空軍官校，民國37年隨校來臺，民國38年畢業後留校擔任飛行教官，民國42年調任第三聯隊第28中隊擔任飛行官，曾參加過「八二三」等多場台海戰役，由於飛行技術精良，民國48年被選拔赴美國德州拉佛林基地接受U-2飛行訓練，返臺後任第35中隊飛行員，71年11月任航空工業發展中心主任，後任中山科學研究所副院長，78年10月晉升空軍二級上將。後被聘為總統府戰略顧問，並任漢翔航太公司副董事長，現旅居於美國。

沈宗李先生，民國21年生，上海市人，空軍官校第36期，曾於空軍第4大隊及第35中隊服役22年，曾參加「八二三」等多場台海戰役，因飛行技術精良，於民國57年被選拔進入第35中隊，執行過U-2特種任務滿18次後，調派至越南擔任武官、國防部禮賓處任職，民國66年轉任民航，81年退休，85年移民加拿大，現旅居溫哥華市。